



苦社会

黄金世界



2011年

2011年

苦社会 黄金世界

佚名 碧荷馆主人 著

毛德富 编校

苦社会 黄金世界

毛德富 编校

责任编辑 袁健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197千字

1985年 2月第1版 1985年 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2,200册

统一书号10219·61 定价1.2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两部以清朝末年海外华工的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苦社会》以三个主人公的惨痛遭遇为线索，相当广泛地描写了处在外有帝国主义虐杀，内有腐败政府压迫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命运。《黄金世界》以写国内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为主旨，通过复杂的情节，控诉了帝国主义虐待华工的种种罪行，歌颂了中国人民反帝反殖的英勇斗争，并对腐败的清政府予以无情的抨击。两部小说都表现了强烈的反帝、反殖、反封建思想，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

序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几十万美国华工所经历的悲惨境遇的血泪记录。

美国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金圆帝国”是怎样形成的？正如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被马克思描绘为“羊吃人”一样，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也是同百万“黑奴”和几十万华工的奴隶劳动分不开的。非洲“黑奴”的大量输入是在殖民化时期，而中国工人的成批入境则在美国领土大扩张的“西进”战略下开始的。两个美国经济学教授描绘了这个扩张的过程：“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财富，是获得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无边无际的新土地”，其中就包括着以后靠华工的奴隶劳动来开拓的大片“不毛之地”：“1846——1848年，美国同墨西哥战争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其结果使美国获得了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大片土地，总面积达到五十二万九千零十七平方英里。其中很多地区似乎是无用的不毛之地，但墨西哥最后割让的大片土地蕴藏着某些宝贵的资源。”（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史》184——185页）例如黄金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第一批华工就是在当时美国

的“淘金热”引诱之下来到这个地区的。金矿要开，铁路、运河要建设，农村要开发，而欧洲和本国东部的移民嫌这里条件艰苦，来的不太踊跃，因此美国资本家的眼光就自然投向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华工被大量诱骗和掠卖到美国是在英美资本家狼狈为奸的情况下开始的。那是在中英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香港被侵占，成了英国对华侵略的跳板，从而也是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的基地。邻近的我国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等地则成为英美资本家掠卖华工的主要地区。美国资本家通过来华商船宣传加利福尼亚的“金山”（圣佛兰西斯科金矿）的“金子人人有份”，作为诱饵；英国一些商行（如厦门的泰记洋行、合记洋行）则以在广州、厦门等地掠卖华工为业，被掠卖人数不断增多，由1845年的一百八十名逐渐增加到1852年上半年的一万五千名，以至去美华工总数曾达到三十万之多。他们采取极为恶劣和野蛮的手段进行掠捕和运送，造成了居民中的恐怖气氛，连当时英国驻广州领事阿礼国也不能不承认：“现在在广州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离开自己家门之后不冒被拐的危险。甚至在大白天，通衢广众之间，也会有人被拐匪捏造谎言，或借端索债绑架而去。”（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二辑第172页）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于1852年11月在厦门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对外国侵略者掠卖华工的罪恶行为的斗争。

这几十万华工不但在被掠卖去美前和运送途中受着非人待遇（被称为“猪仔”）并大批死亡，在美国当时极为严酷

的劳动条件下从事奴隶劳动而流尽了血汗，付出了生命，而且，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统治阶级和资本家采取了“推了磨杀驴”的政策，实行了排斥华工的“华工禁约”。他们在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时利用华工，去开拓。任务完成后即排斥华工。对留居美国的华工也多方歧视、虐待和摧残。“华工禁约”就是通过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美国政府自己的法律、规章限制对华工的使用。例如1880年的《中美续修条约》利用清朝外交官不懂英文的弱点，在条约英文本上写明：“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可以调整、限制华人赴美和在美居住的人数，或可暂时停止他们前来和居住，但不可绝对禁止。”而中文本则是：“大清国准大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于此可见美国统治者的狡猾和清政府的糊涂。以后此约期满，于1894年和1904年一再续定时，条件更为苛刻。美国则通过某些法律或条例，规定限制华工的各种严酷条件，如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宪法”就规定：各工厂公司不许用中国人；中国人不许有选举权，不许受雇于公家职业；议院须订条例以罚招华工之公司；中国人之在美国者，须设例规以限制之，苟不遵例，即驱逐出境。这类排华措施，使华工不但不能入境，而且在美定居的，有的也只能贱价抛售可怜的私有财产狼狈回国，以至在美华人一度由三十万减少到十万。

虽然清政府昏庸腐朽，使美国统治阶级的排华阴谋得逞，但英雄的中国人民是不甘屈服的，他们在1904年美国 and 清政府商谈续约的时候，开展了一场反对美国“华工禁

约”的斗争。在美华人于旧金山中华会馆开会，要求清政府力争“废约”并拒签新约；国内也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美货和“废约”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反美华工禁约的一批文学作品当便是这一斗争在文学上的表现。

反美华工禁约的文学作品，以诗歌为起点，张维屏（反英诗篇《三元里》的作者）的《金山篇》、黄遵宪的《逐客篇》是很有名的；继起的是小说，有无名氏的《苦社会》（初集）、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吴沃尧的《劫余灰》等多部；此外还有戏曲、散文、报导、杂著等。作品相当丰富，形式多样；作者遍及各界，从政治家、外交家、作家到海外侨胞都有，其中不乏知名之士（如黄遵宪、梁启超、吴沃尧、林纾等）。尽管思想倾向、艺术水平差别很大，但爱国主义精神则是一致的。

这些作品在今天对我国人民仍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外国侵略者铁蹄下，我国劳动人民是只能有作为“猪仔”出卖的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才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二、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不论国内外敌人如何疯狂剥削、压迫和屠杀，总是敢于抗争，勇于战斗的。旅美华人在那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除了其中一部分被迫回国的以外，都能战胜一切磨难，得到生存和发展，这和他们的团结

战斗是分不开的。这种团结战斗，不限于旅美华人中，还时常是国内外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反美华工禁约的斗争便是一例。一百四十多年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都证明了这种国内外人民互相支援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那些曾经把成百万“黑奴”，几十万华工当作“猪仔”般掠卖，关进“奴隶收容所”（“猪子馆”），在船上折磨致死并投入大海、在奴隶劳动中大批暴死、在定居的黑人和华人中大搞种族歧视的人，正是今天侈谈“保障人权”、“人的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的金圆帝国统治阶级。那些盲目地相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西方民主的人还不应该猛省吗？

因此，毛德富同志选编的这本反美华工禁约的文学作品集是很有意义的，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的教课书。它将启发我们更加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献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

龚依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前 言

文学是历史的镜子和回音壁。有列强蚕食、国人抗争的悲壮的时代，就必然有反映这个悲壮时代的文学。《苦社会》和《黄金世界》便是中国近代史上华工反美“拒约”运动在文学上的反响。什么是华工反美“拒约”？今天的许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恐怕已很陌生。因此，有必要在接触本题之前，对华工“拒约”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简单介绍。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初并与美，急于拓殖，但当地人惮其辽远，鲜有人去。及后来寻到金矿，更亟需铺铁路、采金矿。美国在无奈中，开始“招请”，继而用拐骗、绑架等手段把中国工人弄到榛荆未剪的荒山大泽，箠路篮缕，以启山林。公元1868年，美帝欺清政府软弱无能，策划了一幕由外国人组成（以美人蒲安臣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使美国的滑稽剧，并“代表中国”签订了有名的“蒲安臣条约”，“使中国穷苦人民被用诱骗和贩卖的方法输送到美国去充当‘苦力’的事实合法化。”^①这种“剥削从落后国家来的、低工资的工人的劳动，正好是帝国主义的特别典型的特征。”……中国工人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

披荆斩棘，铺路开矿，用自己的血汗造成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繁盛局面，美国却恩将仇报，为了转嫁1877年的经济危机，利用“沙地党”进行排华活动。直到最近美国出版的《美籍华人》一书，追溯当时排华的情景还说，“反华煽动者”说，美国工人失业是由于华人“抢走了白人的工作”，从此“反华的暴力扩散得象‘流行病’一样，沿着西岸北部，以及从桑塔巴巴拉的河谷传到汤逊港”近三十个城市，从此，“华人被屠杀”、被“烧死”或者“被赶出家门”等“最残酷的事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③。成百成千的华人在美殖民主义者的排华暴行中死于非命。

美殖民主义者不但禁华工，而且禁华商，进而禁华留学生。并蛮横规定：“……惟须遵守美国政府随时酌定章程……且华方无权过问”。酷虐之法，愈出愈奇；“禁例”之苛，较“约”远甚。“例”偶不备，辅之以“案”。这真是“例”网恢恢，疏而无漏！美国“‘清除华人’的暴虐行动”（见《美籍华人》）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因此从1882年到1903年，“禁例”从十五条骤增到六十一条之多；因此至1904年旅美华人则从三十万骤减到十万。这一年正值限禁华人例案的“北京条约”期满，美方要求续订之时，在旧金山及各地华工首先发难，呼吁政府拒绝续约，呼吁同胞反美禁约！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华工华商的呼声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

这里编选的两部小说便产生在这样一个晦风阴雨，云合雾集的年代。作者的创作意图很明显：为愤，为恨，为爱，

为生！《苦社会》重点在揭露和批判美殖民主义歧视凌虐华人的种种罪行恶德；《黄金世界》则侧重于描写华人在反美禁约运动中的各种活动，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对抵制禁约的不同态度。

《苦社会》本书原名“苦社会初集”，然未见《续集》刊行。《初集》总四十八回，双回目，实际应为二十四回。1905年上海图书集成局刊印。无作者姓名。阿英认为作者“大概是一个熟悉在美华工华商的知识分子。”^④若进一步推测，我们认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心纯很可能有作者的影子或化身。

《苦社会》以“苦”为一篇之骨，以三个穷途末路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为情节发展线索。忽离忽合，忽聚忽散，从故土到异国，无不是为生存奔命。结果一个惨死旅美途中，一个幸脱魔掌而漂泊四海，一个经商十五年，终不得不弃产归国逃生。从而相当广泛地描写了处在外有夷族虐杀，内有腐败政府压迫的亿万民众的苦难命运，这或许正是作者将书名之以“苦”的真正寓意吧！

小说前十二回详细描写了国内人民的苦况：政府腐朽不堪，社会黑暗混乱，连年灾荒导致了农村破产，各业凋敝。这是人祸天灾、肆虐横行的年代，这是灾星普照、生灵涂炭的社会。一场旱灾，稻叶树皮都被吃光，“只有几只破台破凳，三脚的床架，不好拆了生吞”；一场瘟疫，死的断门绝户，连哭的人都没了（见第十回）。这就是作者为我们描绘的一幅晚清社会农村破败的图画。

国内求生不得，国外就是天堂吗？还是先请看看《美籍华人》的介绍：“被拐走的人禁闭在船上的三等舱里，既过于拥挤，也不太通风，……舱口从上到下用木条钉住，以防有人逃走；对被关住的人，给予近乎饥饿的口粮，使其精神萎靡。每一次船上都有谋杀和暴动的事件发生。死亡率有时高达百分之四十五”，“为从事这种‘贸易’而武装起来的船只，简直就是漂浮的‘地狱’。”^⑤这则史料正可与本书第十五回的叙述相印证，不过本书描写的更为详细和惨切。在这一部分作者十分“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⑥、惨和痛来。譬如华工到岸以后的情景：

落后有班人，一个压一个，乱叠着一堆。水手看见，喊道：“这成什么样子？快给我滚开些！”众人低低应了一声“呸”，还赖着不动。水手们觉得形景诧异，又闻一股恶臭，直从底下冲起，喉咙里都作恶心，便去通知了洋人。……原来下面七八十个横躺着，满面都是血污，身上也辨不出是衣裳，是皮肉，只见脓血堆里，手上脚上锁的链子全然卸下。洋人俯身一看，才晓得死的了，手脚的皮是脱了，骨是折了，不觉也泛出唾涎，呕个不住。立刻叫水手到上面，拿来七八个大竹篓，用铁铲把这些腐尸铲下，吩咐连篓丢下海去。

（第十五回）

如此惨状，几令人目不忍睹，文不忍述。美殖民主义者如此灭绝人性，惨绝人寰，比欧洲中世纪的野蛮和残暴有过之而

无不及。

这类酷虐同胞的惨象，可以说在书中比比皆是。对华工如此，对华商、留学生，美殖民主义者也是必欲尽逐出境而后快。有关这些，在本书的第十九、二十两回有集中的描写，此不赘述。更有甚者，连大清政府驻美领事馆的武官谭随员，因夜晚在路上“微微咳了一声嗽”，便被洋巡捕诬为“歹人”，召集“十几根棍棒，只望背上起落”，百般凌辱后又无理逮捕，最后逼得谭随员“自缢身死”（第二十二回）。洋人如此无故上辱我国体，下逼我民命，凡是有血气的炎黄子孙，都应把这耻辱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心里。

美殖民主义者何以敢对华人如此肆无忌惮地随意凌辱迫害呢？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是美殖民主义者“欺软怕硬”，视我中国是“积种衰弱”的东亚病夫，“没有实力作后劲”。二是中国政府媚洋惧外。并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近来中国媚外的手段一天工似一天”（第二十二回）。“我们中国的官，怎么就不替百姓想点法，尽人欺侮，装聋作瞎的呢？”“中国官收割百姓的铜线还嫌日子短，工夫少，哪里来得及再管百姓的性命？”（第十七回）这种见识，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苦社会》在揭露美殖民主义的残暴凶狠，嗜杀成性罪行的同时，还写出了人民的觉醒和反抗。例如，谢履安等人在悲愤中拭净泪渍，揩干血迹，商量对策，准备和敌人干到底！更可贵的是民族的压迫和凌辱，也唤醒了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她们坚决要求同男人一块战斗，而且那么干

练坚决，勇毅果敢！这是衰亡民族在默无声息中燃烧出的愤怒的火焰。慷慨悲壮的“大仑山起义”的有机穿插，不仅真实地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而且又是谢履安等人在新形势下向美殖民主义者进行英勇斗争的信号。

尽管作者所描写的反帝反殖的斗争是自发的，还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但是我们已从作者现实主义的描写中看到了“沉睡的雄狮”正在觉醒；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不可能认识到这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实质意义，也不可能为祖国富强寻求到一个根治贫弱的良方，但是作者那种为反抗种族压迫而“抱定”“决死的心肠”，正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意志。蕴含着令人感奋和催人向上的热力。阿英说：“所有反映这一方面的小说，写得最深刻，最惨痛的，只有这一部。”^⑦我们认为，这是对《苦社会》很中肯的评价。

《黄金世界》碧荷馆主人著，真实姓名待考。总二十回，分上下卷。1907年《小说林》刊行。这也是一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小说，主旨非常明确，但内容广泛，情节也比较复杂。

《黄金世界》同《苦社会》一样，以满腔的义愤控诉了美殖民主义残酷虐待华工的种种罪行。尤其在前几回，作者粗线条地勾勒出了一幅形象的华工血泪史：洋人汉奸沆瀣一气，拐骗贩卖，下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轮船上，对华工残酷无人道的迫害和虐待；工地上，华工非人的境遇。作者爱憎鲜明的描写，无情嘲弄了号称“文明自由祖国”对华是怎样

一个惊心动魄的“传统友谊”啊！对“中国人至美国，或游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必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游历与常驻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永沾”⑧的“条约”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虽然这一部分在全书中写得最好，形象较鲜明而激动人心，但全书的重点还在后面，即作者着重写的是广大的华商华工在国内怎样为反美拒约宵衣旰食，东奔西忙。作者以上海“拒约”活动为中心，兼及广州香港。主写商学两界的领袖在拒约中运筹帷幄，兼写商学两界在拒约问题上的分歧，穿插女界拒约的情形，歌颂了全国人民反美禁约运动的高涨和决心，同时也暴露了商界的一些破坏活动，更暴露和批判了站在这伙反动分子背后的支持者——清政府。因此作者对于腐败无能、无耻媚外的清政府及官吏的揭露尤为深刻：

晚近官吏，虐民以媚外，是其长技。若问何心，不过是保全禄位的心肠；若问何理，不过是长享富贵的道理。德可为仇，仇亦可以为德，颠倒反覆，总不出名利的圈子罢了。（第十八回）

作者对于官府的痛心疾首与无量之慨可见一斑。

《黄金世界》作为一部反映拒约运动的形象历史，用很大篇幅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在拒约运动中的内部分歧。拒约队伍共分三派，一主“改良”，一主“废约”，一主“废例”。作者“以为禁例不废，约之或废或改，皆无当于利害之数，而今则学界多数主废约，商界多数主改良”（第十六回）。